



犯罪小说黑系列

FLEUVE NOIR

晨梦消魂

LE CAUCHEMAR
DE L'AUBE

[法] 弗·达尔 著

Frédéric Dard



犯罪小说黑系列

FLEUVE NO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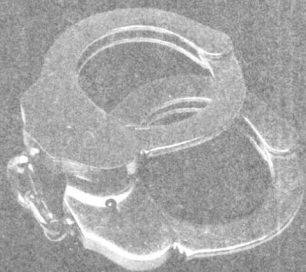
晨梦消魂

LE CAUCHEMAR
DE L'AUBE

[法] 弗·达尔 著

Frédéric Dard

雪松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晨梦消魂/(法)达尔著;雪松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1

(犯罪小说黑系列)

ISBN 7-5059-3984-X

I.晨… II.①达…②雪… III.犯罪小说-法国-现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077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2001-5109 号

书 名	晨梦消魂
作 者	[法]弗·达尔
译 者	雪 松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秦启越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32
字 数	96 千字
印 张	6.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9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984-X/1·3091
定 价	11.00 元

出版说明

编入这套选集中文版的小说是由法国政府以中法文化合作的名义选定,并由法国外交部按 1998 年 4 月 8 日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总署语言文化合作局第 1871/CL/LB 号文的形式赞助出版,由法国黑系列出版社授予版权,指定由中国文联出版社独家出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达尔及其小说在法国家喻户晓。这些小说从五十年代出版以来,在法国多次再版,印数达数十万册,畅销不衰。并由许多国家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中国读者对达尔的名字也不生疏。我们出版这套选集,希望能向中国读者比较全面地介绍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法国黑系列流派的风采。

致米歇尔·摩根女士。

谨以此……荒诞不经的故事做为
向您致以的极其深情的敬意。

——弗·达尔

内容提要

“费利?”

“什么事,亲爱的?”

“也不知为什么,我……我…总觉得好害怕。”

“怕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就是因为这个女人要搬到咱们这儿来住!”

在马赛地区腹地酷热的阳光下,一栋四面透风的房子里隐藏着一桩双倍疯狂的秘密,一桩以两种不同的形式来进行的报复。在恶梦般的环境中,正在为一对无辜的年轻夫妇准备一场野蛮无比、残忍无比、不择手段的惩罚。他们真的就是无辜的吗?

“先生,我才不管什么事故不事故的呢。我知道的只是有些人死了,另一些人把他们给杀害了。让法院去为人命官司这样的事的性质做细微的区别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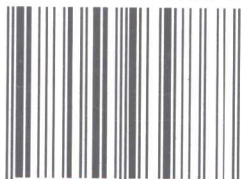
达尔,这位独具一格、才气横溢的内心恐怖小说家,在这部小说中以其假的幽灵、真的死尸和惊人的才华紧紧地扣住我们的弦。

丛书策划 绛 云
责任编辑 秦启越
整体装帧 王 堃
封面设计 王 静

弗·达尔(1921-1999)，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才气横溢的多产作家，公认的黑系列(Fleuve Noire)小说大师，他以达尔(Frédéric DARD)为笔名发表的系列及系列小说达三百余部之多，创下总销售册数超过两亿册的纪录，许多小说都经多次再版或被搬上银幕。达尔的著作已经译成数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深受法国及世界读者喜爱，公认是战后法国最受欢迎的作家，其文其名在法国家喻户晓。

达尔在法国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成为一种“现象”、代表一个流派，小说自成一格，引人入胜。他的小说以内容深刻、形象鲜明、情节感人、语言奇特著称，堪称法国当代黑系列小说大师。达尔以他出众的才华，使一向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和所谓的“侦探小说”(Polar)在文坛上奠定基础，成为一种新的、受人瞩目的文学流派，发出璀璨的光芒。

ISBN 7-5059-3986-6



ISBN 7-5059-3986-6/I · 3093

9 787505 939868 >

定价：11.00元

犯罪小说黑系列

杀手手泪

[法]弗·达尔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1

我将要跟你讲的故事是去年发生的，可是，我觉得这件事似乎可以追溯到极其遥远的年代。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会赶上几件大事，它会让人觉得只要曾经那样生活过，就不算枉活一世。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明明是早就在等待着它的发生，并且似乎早就对其有所了解似的。我们还会以为，自己的余生也将一直与它联系在一起，尤如某些软体动物永久吸附在船身上一般。然后，生活仍在继续，而那些曾让我们如此激动的往事，渐渐在我们的记忆中淡化以至于消失。一直到了某一天，当我们回首瞻望往事之际，但见它业已沉入深奥莫测的宇宙深处。这一天，比方说，今天就是这样的一天，为某种想给予业已逝去的往事一点我们的热情、一点我们的生命而使之复生的疯狂的需要所驱使，我们才又向

它伸出臂膀……

不错,这件事已经过去整整一年。还是去年四月份的事。但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时丘陵上的山花已经怒放,一连几天,小鸟沉醉在早到的春光之中欢唱不已。春天已将我们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唤醒。

本来我是可以告诉你这件事发生的地点的。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处呢?你只要知道它发生在一个干旱的地区就够了。在那种地方蔬菜总是长得不好,而野草却长得无比茂盛。那里的土地也和其他地方不同:这种土地的颜色很怪,它的粘重性就更加少见。见到这样的土地,我的火就不打一处来。有时,我气急败坏地用脚后跟去踢它,就像人们踢一只已经被打死的猛兽一般。这时被我踢的土地一片片脱落,犹如已经干了的伤疤从人身上掉下一般。再说,这里土地的颜色也像已经干枯的血。你恐怕要想,在一个故事里,土地的颜色还有什么意义吗?然而,在这里,你会看到,土地的颜色还真跟故事大有关系哩!

不过,我还是得跟你讲清我是怎么到这个地方来的,由于什么原因我会一直呆在那里没走。你看,我这个人够坦率的吧:要是你问我为什么没有更早地跟你谈起这桩奇遇,我告诉你吧,这是因为,每当我想去讲述它时,还没开始讲,我就

已觉得灰心丧气，懒得去提了。你要知道，在一个故事里，有的不光是故事情节本身，还有它所处的周围环境和有助于理解它的一切背景。要是光讲故事的情节，这倒比较容易些，然而要把它发生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了。可是，这回，我打算试它一试。反正我是迟早要把这个故事讲述出来的。

我的感觉是，如果我能坚持到底，把这个故事讲完，那么，一旦我完成了这一事业，我便可以安睡，终于可以真正地酣睡，可以“高枕无忧”。那样的话，我将再也不怕阴暗的晨曦钻进我的床里，将我从恶梦中惊醒。这一年来，我确实还没睡过一次安稳觉呢。

*

要是我真的有心搞点扑朔迷离的文字游戏的话，我就会跟你说我呆在……也就是说，那个地方，是由于我出了一次事故。一切的一切皆源于这场事故。

我是从北非回来的。我在北非呆了好几年，在那里服完兵役之后，我本打算能继续呆下去，也好发点财。可是，在北非东搞西搞也没混出个什么名堂来。我所能找到的工作，收入太微不足道。于是，我想，既然在哪里都是对付着混日子，

那就不如回巴黎去的好：巴黎的生活好歹要比北非有意思些。从马赛下船之后，我产生了一个荒唐的念头，便是想不如讨个便宜，搭车顺便回巴黎的好。这当然主要是由于我兜里的钱本来就少得可怜，不管怎么说，搭车也能省几个钱。再说，我无家无业，巴黎没有盼我早日回去团聚的亲人。反正，时间，我有的是，犯不着急急忙忙地赶往那里。一个运时鲜青菜的人在高速公路的出口处答应我登上他的车。车上早已坐上三位十几岁的小姑娘，她们坐在高得像喜马拉雅山的蔬菜垛上。运货人让我坐到他身边的位置上，也就是说，让我坐在车的驾驶室里。他向我解释说，这个位置是为受优待者准备的，一般用来优待女士。要是赶巧有位女士要搭车的话，那么，对不起，我就得将这个座位腾出来让给人家。

“无巧不成书”，真的就出现了这位叫马莲的姑娘。只是，她不是来搭车的。我们见到她时，她推着一辆两轮手推车，车上装满盆盆罐罐。如果要我描写得更确切些，那么，她不是在推车，而是在尽力往后拽住那辆车。由于她走出来的那条横道坡度大了一些，手推车几乎失去控制地向下滑。她不得不把身子横压在车辕上，宽大的裙子随风飘扬，想以此来刹住车。这辆车，带两个大轱辘，已冲到公路上时，姑娘才勉强地把车刹

住。这时，我们的车正好也开到那里。要不是车辕当中绑着一根横杠，将她卡在车辕中间，脱身不得，硬被车子带到公路上的话，我想马莲准会将车子撒开。此时，为了闪开她，汽车司机不得不豁出去，绝望地把方向盘向左使劲打。我现在还能见到车在清石板色的公路路面上吓人地蹶起时划出的摩擦痕迹。事故发生的当口，车顶上的几个半大女孩正在大声地唱着不知什么歌，反正，听上去有点像赞颂人间友情之歌……在公路的这一段上，树木之间的间隔甚远。然而，有一株树好像离开路坡向我们迎面扑来似的。我没被吓得失魂落魄，反而，由于事故的发生而显得加倍清醒。我将发生的一切均一一录入我的脑中，仿佛这场事故在以慢动作、慢镜头展示在我的眼前。驾驶室的前部被撞得凹了进去，树枝插进卡车里，司机顿时无影无踪。

被卡住的车喇叭发出哇哇的尖叫声，有如雾笛长鸣。透过砸碎的挡风玻璃，我见到推车姑娘黝黑的脸顿时吓得失去血色，十分苍白。她直愣愣地站在车辕当间，动弹不得。我们的目光碰到一起。我感觉得到，自己已经负伤，只是并不觉得疼。直到后来，也就是说，当人们把我送到最近的一座城市的一家医院里时，我才感觉出疼来。到了医院，他们给我打了一针止疼镇静剂。

药倒是止住我的疼痛,却也在我的头脑里引发一些怪异的、虚幻的梦。梦中的主角就是这株致命的树。它在我眼中变成一个说动物不是动物,说植物不是植物的怪物,它的树枝像一条条触角,这触角没向我扑过来,却使劲攫住那位可怜的司机。只见司机的脸,南方人的结实的、棕色的脸被触角勒住,顿时发青、发紫、然后发白。他的整个人被树活生生地吞噬进去,恰似被巨蟒吞食一般。

我的右腿处有一个伤口,左肩胛骨骨折,被打上石膏,胳膊弯成直角形,固定在金属支架上。我只觉自己变成一个既不属于动物,也不属于植物的生物,毋宁说是变成一个属于矿物东西、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实体,只是这个实体尚依稀记得他原先的形状和模样罢了。

我打听司机的消息,人们告诉我他拣到一条命,只是脸上扎进好几块玻璃碴子。不过有一名女孩从车上摔下来时已经摔死,她的脑袋瓜开瓢,天灵盖碰穿,尸体正在当地的陈尸所陈放,要陈放到规定的时间为止。我力图回忆起三名爬到时鲜蔬菜筐上面边笑边唱的姑娘的模样,只记得其中有一个姑娘还吹着口琴。死的是她吗?总之,我当时没工夫细看她们的长相,对我来说,她们只是堆成山一样高的莴苣菜上面的三个蓝

色斑点、三个笑声和同一首歌曲而已，而这首歌对如此年轻的她们来说，显得有些过于庄严。

我想到，要是我不去搭车，这个事故也许就不至于发生。司机停下车来跟我搭话并让我上车的那一、两分钟，成为这场灾难的导火索。要是司机将这点时间用来开车，他可能就不至于碰见这位漂亮的棕发姑娘和因为她掌不住舵而冲过来的手推车。命运是个精灵鬼，它就是用这一分一秒的时间来跟你捣蛋的……

在这幢丑陋而阴郁的外省医院里，我度过了极为凄凉难熬的一天。这面墙是砖又旧，很难敲打，石膏，油漆等已成瓦片形，固定在金属叉条上。我只觉自己变成一个既不属于动物，也不属于植物的生物，毋宁说是变成一个属于矿物东西、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实体，只是这个实体尚依稀记得他原先的形状和模样罢了。

我打听司机的消息，人们告诉我他拣到一条命，只是脸上扎进好几块玻璃碴子。不过有一名女孩从车上摔下来时已经摔死，她的脑袋瓜开瓢，天灵盖碰穿，尸体正在当地的陈尸所陈放，要陈放到规定的时间为止。我力图回忆起三名爬到时鲜蔬菜筐上面边笑边唱的姑娘的模样，只记得其中有一个姑娘还吹着口琴。死的是她吗？总之，我当时没工夫细看她们的长相，对我来说，她们只是堆成山一样高的莴苣菜上面的三个蓝

碰到一起,就跟前天公路上,透过卡车砸得粉碎的挡风玻璃,我们曾相互看过一眼时一模一样。她向我的床边走来,步态敏捷,小心翼翼,不堪忍受那一双双盯住她的眼睛。

她穿一件淡蓝色布制连衣裙,一件白色毛料女式夹克衫,脖子上挂着一串项链,这种项链在外省廉价商店里的柜台上到处可以买到。

“我不知道您还认识不认识我……”

“当然认识……”

这时,病房里一片寂静,嘈杂的噪音因她的出现而消失。我望着她,我从来还没有像这样端详过一个人。马莲是那种要让人逐步加以发现的姑娘。当你第一眼看到她时,她不会引起你的真正注意。她的个子不高,但长得十分匀称;瓜子脸、漆黑的头发、赭石色的皮肤、淡蓝色的眼睛。还没看到她的长相和颜色之前,你先感到的是她的气息。她身上散发出一股夏日山丘的气息:百里香、野花、干草和晒热的石砾的气息。她站在我的床边。两手紧紧地攥住床头的铁制横杆。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怂恿着她,让她以飞快的速度小声说道:

“您好!”

“您好!请坐!”

病房里的椅子少得出奇,她一直走到病房中

间,才找到一把椅子。她把头缩进纤细的脖子里,就像人们害怕发生爆炸时所做的那样。她极力让自己的眼睛不去看任何人。这位姑娘腼腆得要命,想必是她尽了最大的努力,才决定要到这儿来看我的。

她坐下后,担心地望着我的胳膊。我的胳膊伸得直直的,固定在金属支架上。

“胳膊折了吗?”

“折的是肩胛骨。我至少得在这里呆上一个月。”

“很抱歉,都是因为我的错,才……”

“千万别那么说……”

“为什么?”

“我想,要是保险公司的人听到您这么说,他们肯定会抓住这一点不放。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出事的那个时候,您还没有完全到达公路上呢。”

“这倒是事实。”

“是司机怕撞着您才出的事。其实,您本来完全可以及时刹住那辆该死的车。”

“我可刹不住!”

“在保险公司的人面前,您可千万不能那么说,要说您能刹住车才是。您跟警方是怎么说的?”

“我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样说妙极了!”

为什么我突然关心起这位姑娘的利益来?
为什么在我自己的情况并不那么美妙的时候,反
倒将她的利益放到心上?

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打在我胳膊上的石膏
壳,仿佛沉思着什么。

“我这个样子,像头大龙虾,是不是?”我开玩笑
地说。

她的脸上闪出一丝微笑。

“您还觉得疼吗?”

“现在已经好多了。唉,对了,您推着那些盆
盆罐罐,要上哪里去?……”

“我是去送货,我爸是做盆的……”

她把手伸进紧身夹克衫兜里,从里面抽出一
包“高卢”牌香烟,犹豫一阵后,把香烟放到我的
被子上。

“我……我给您带来一包……这个。”

“谢谢您!”

对我来说,这包香烟可谓至为珍贵的礼品。

她已经站起来。我本打算留她多呆一会儿
的,但是,我看出她的紧张与不安已达极点,不宜
再久留。

“但愿您能早日康复。”

我把手伸到床边,想跟她握手告别,但她没